

春 耕 集

华 嘉

广州文化出版社

春耕集

华 嘉

广州文化出版社

一九五九·广州

春 耕 集

华 嘉

*

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

(广州永汉北路230号)

广州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德版字第2号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 印张 5 7/8 • 字数 108,9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

定价:(6)0.47元

目 录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1
根本分歧在哪里?	9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6
反教条主义反到哪里去了?	23
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29
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思想	40
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危害性	55
斥胡风的“建议”	63
剥去假面、揭露真相	76
摆在粤剧面前的严重问题	79
当前粤剧工作存在哪些问题?	91
读田汉新作《关汉卿》	107
谈关汉卿的杂剧	111
谈关汉卿的包公戏	116
新春看戏小记	119

新春看戏再記.....131

粵劇集評.....141

学习苏联，保卫社会主义文艺！.....151

《母亲》给我的启示.....159

庆祝十月革命节，欢呼苏联电影的新成就！.....163

优美的艺术，伟大的友谊.....168

談談作家的道路.....173

后記.....181

階級斗争並沒有結束

有錯誤就得批評，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这是个形势急剧发展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今年，这几个月，正如人民日报社論說的，的确是个“不平常的春天”。从五月到现在，还没有过完一个季度，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过是很短的几十个日夜，可是，在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人的思想意識來說，是经历了极其急剧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便利于看清当前的形势发展，不妨回忆一下好象已經很长远而实际不过是几个星期前的事。那时候，为了贯彻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为了繁荣文艺創作，大家提了很多意見，并反对了教条主义。應該肯定，党在那些座談会上做的結論是对的，有助于今后文艺創作的繁荣与发展的。稍后就是大鳴大放，党提出了党内整风，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見；跟着就是边整边改，繼續大鳴大放。到现在看来，这也是應該肯定的，很多善意的批評被接受了，文艺工作也实在有所改进，解决了不少問題。可是，与善意的批評

同时，也的确出现了一股暗流，一股歪风，敌视党和社会主义的别有用心派的右派分子以及有右派观点的人，也乘机向党猖狂进攻。大鸣大放必然带来大争大辩，正确的反批评开始了。一场十分激烈的、反映在思想意识上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开始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必然的发展规律。

本来早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的时候，我们已经了解到：矛盾是客观存在，既然百花齐放，自然是香花毒草一齐放，毒草是不可能避免的。我们也同样了解到：百家争鸣根本上是两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映在思想意识上的阶级斗争，是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可是，当毒草放了出来，资产阶级思想鸣了出来，而无产阶级思想在与敌对思想进行斗争的时候，却还是有不少人在叫嚷着“不要过早呀”，“不要过火呀”，等等，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这些人究竟是真心拥护百家争鸣方针而思想糊涂呢，还是假意拥护百家争鸣方针而别有用心？

在这时候，精读几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是会受到很大的启发的。毛主席在《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章上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

級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当前的右派分子及有右派观点的人，向党、向无产阶级、向人民、向人民民主专政、向社会主义制度的猖狂进攻，因而引起的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不是很容易理解和不可避免的吗？

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包括章乃器、龙云、黄绍竑、陈铭枢、储安平，以及散处各地的章罗联盟分子，他们不是此呼彼应的唱着同样的右派调子吗？在政治上，他们借帮助党整风为幌子到处点火，开始还好像要“除三害”，可是烏鴉嘴巴一张，却说“三害”的根源在“党天下”、在“党委制”，于是他们很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取消党的领导，党组撤出政府机关，党委撤出学校和企业。这是一唱。另有一和，这是“正面”的“建议”：章伯钧索性提出了“政治设计院”方案。这是什么一回事呢？据吴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言所揭发的：章伯钧“主张中国搞两院制，把政协变成参议院，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否决权），人大有选举权和立法权”。所谓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实际上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一来，事实是很明显了：章罗联盟的企图，是与共产党平分天下，甚至取而代之。他们也不是说说就算的，实际上已做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工作：第一，罗隆基有个小集团，与章伯钧联盟后，分别在北京、上海、四川、湖南、湖北、山西、浙江等地安置了据点；第二，篡夺民盟和

农工民主党的中央领导权，在近年来大发展组织，企图在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组织反党的队伍；第三，夺取了光明日报、文汇报、新闻日报等的领导权，并影响其他民主党派报纸；第四，渗透到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文艺等机构，特别是高等院校里面去；第五，企图把政协文化俱乐部变为匈牙利的裴多斐俱乐部，准备策动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下文不用说了，就是前不久的到处点火，猖狂进攻。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毛主席又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由此可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并企图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世界的。由此可知，在百花齐放时出现毒草，在百家争鸣时出现右派观点甚至右派分子，都是客观的反映。也无无论谁同意或者不同意，都是事实的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解决，首先是一个分清是非的问题。和章罗联盟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必须分清大是大非。也就是说，究竟是赞成他们按照他们的办法来改造中国，还是反对他们的办法，而必须按我们的办法，即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凡是不愿意资产阶级复辟的人们，除了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实在也没有其他什么道路可走的。

对章罗联盟这样一小撮已經原形毕露的右派分子，大体上还是容易划清界綫、分清大是大非的。对广东的罗翼群、云应霖的“餓死边缘論”，企图煽动农民反对党和政府，終于給工农群众狠狠教訓一頓的这些出身于反动官僚、軍閥的右派分子，也还是容易划清界綫、分清大是大非的。但仅仅是这样，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还是没有更广泛的展开，也没有更深入的展开。为什么呢？毛主席說：“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誰胜誰負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時間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因此，百家爭鳴的方針才有它的战略意义；也因此，和百家爭鳴的方針分不开的、繼續反击右派直至最后战胜右派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才值得我們深刻思考和时刻警惕。

当前反映在思想意識上的阶级斗争，是尖銳地发展着的。章罗联盟右派分子在全国范围的猖狂进攻，在广东也自有他們的或明或暗的陣地和不同形式的呼应的。同情儲安平的“党天下”論的固然大有人在，声援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也不乏其人；至于如葛佩琦般大喊要杀共产党员的也有那么几个，在大鳴大放当中販运右派观点的，逐漸形成这样一股暗流，实际上还是一个这样的妄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們的广东高等院校，不是有于寄生（左軍）、董每戡之流的敌視党的論調嗎？不是有林伦彦、林孔湘之流的高叫取消党委

制，实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嗎？在工商界不是有潘以和之流的要“二十年定息一次付清”，并要摘掉資產階級帽子嗎？……这是見諸報章的犖犖大者，至于以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合出現的荒謬言論和錯誤思想，那更是百鴉齊鳴，不可勝數了。在对待党的領導方面，高唱“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主張“領導必須選舉”；在对待民主生活方面，胡說“社会主义制度沒有民主和自由”，要求恢复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还有咒罵党的領導，咒罵肅反运动，反对工資改革，反对統購統銷，公开爭权夺利，真是无奇不有，百丑显形；一切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都趁着大鳴大放的机会，乘机浮泛起来了。

在文化艺术战綫上，这一时期出現的右派言論和錯誤思想，也是不少的。右派分子在这一方面向党、向人民的猖狂进攻，毋宁說是更其阴險、更其恶毒的。我們不是听到过这样的叫囂嗎？——解放后对古文物是“破坏多、保护少”，“搞出版工作的都是外行，搞得一塌糊涂”，“音乐之花落英繽紛”，“戏曲改革越改越糟”，“言論自由沒有保障”。他們把党对文化艺术工作的具体領導，一律叫做“教条主义”。他們把眼前一些个别部門的工作缺点，故意过甚其詞的加以夸大，否定一切，企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解放后的文化艺术事业是这样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他們把缺点和“三害”的根源归結于党的領導，实质上是想在文化艺术工作上取消党的領導，好按照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观来搞个“自由市

場”，“改造”我們的整個文化藝術事業。值得我們警惕的是，這些右派思想言論，在這個鳴放期間不是沒有它的市場的。我們有不少的文化藝術工作者，由於思想改造很不鞏固，靈魂深處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還十分頑強地存在着，因此就形成了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論的社會基礎。六月號的《廣東文藝》，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筆談一欄里，就出現了不少毒草。在七月號里一方面刊出了“粉碎右派分子的陰謀”的文章，另外一方面還繼續放出了毒草。在這一時期的《廣東文藝》，在編輯思想上顯然是受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的。有毒草，就要大家動手來鋤掉它。因為在大鳴大放的時候，難免要出現一些毒草，這些毒草在我們全省文化藝術工作者中造成一時的思想混亂，這是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政治警惕，同時我們又是不能不及時地堅決予以反擊的。

毛主席在共青團大會上說過：“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都是錯誤的。”這是一針見血的警告。我們不要以為經過五大運動、三大改造之後，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從此就太平無事了。反映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階級鬥爭，還是沒有結束的，有時候甚至是非常尖銳和非常激烈的。當前的反擊右派的思想鬥爭正是這樣一個嚴重考驗我們的時候。

百花齊放，不可避免的會放出毒草。可是，當我們辨明什麼是毒草之後，便要鬥爭，便要及時把毒草拔掉，化毒草為栽培香花的肥料。百家爭鳴，也不可避免的會鳴出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言論；可是，當我們認清了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的真面目

目，并看到他們竟敢企图以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來“改造”我們的世界時，我們便要堅決的對這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行鬥爭，直至這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完全放棄他們的陰謀詭計，甘願向人民投降為止。這是不可避免的反映在政治上和在意識形態上的階級鬥爭，而且這階級鬥爭還是長期性的，是我們今後還必須時刻警惕的；因為資產階級思想總是一有機會就想復辟的。不堅決打潰它，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會遭受損失。

在大鳴大放後來個大爭大辯，這也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的。只有這樣，才能分清是非，劃清界綫，真理才能戰勝錯誤，香花才能戰勝毒草，糊塗思想才會澄清，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陰謀才會徹底暴露，而我們才能更進一步的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因此，我們還是要繼續堅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繼續堅持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一切反動言行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繼續堅持和一切錯誤思想言論進行堅決的鬥爭。只有在這樣嚴重的階級鬥爭中，我們才可以獲得進一步的思想改造；也只有這樣嚴重的階級鬥爭中，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才可以得到廣泛的普遍的提高和發展。

（1957年7月10日）

根本分歧在哪里？

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帜，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地进攻的时候，在群众艺术工作这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和修正主义的错误思想，可见得是并不偶然的。在这一时期，不仅仅在广州，同时也在全省其他中小城市，都有着那么一些做群众文艺辅导工作的人，他们向社会主义的群众文艺事业挑起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他们丑化了地方各级党组织对群众文艺事业的领导，企图削弱和取消地方各级党组织对群众文艺事业的领导。这是群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必须分清大是大非的大辩论。这是反映在群众文艺工作上的一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一切爱护党、爱护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群众文艺事业的工农群众文艺作者、群众文艺辅导工作者、艺术馆和文化馆的干部，都应该勇敢的坚决的参加这一场大辩论，辨明大是大非，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及其追随者在群众文艺战线上的猖狂进攻，才能使我們群众文艺事业向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大踏步迈进。

我們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爭論的根本分歧在那里呢？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說：地方各級黨委部門的領導“不懂裝懂”，“不了解文藝特征”，“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因此，他們假借反對教條主義為名，假借反對“某些黨的領導排斥黨外文藝工作者”為名，假借反對“對業余創作的限制壓力”為名，總之，在反對這樣、反對那樣的幌子下，煽動群眾文藝作者擺脫和反對地方各級黨委的領導。我們一切愛護黨的工農群眾作者、群眾文藝輔導工作者的意見，剛巧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相反，我們的親身經歷和創作實踐可以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解放以來的群眾文藝事業，不可能這樣廣泛地、深入地在廣大的廠礦農村、山區漁村普遍發展，我們的工農群眾文藝作者不可能有這樣堅強的、壯大的隊伍，更不可能產生這樣多的比較好的群眾文藝作品。我們說：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什麼也沒有，而且無論干什麼都將一事無成。可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卻說：地方各級黨委的領導把群眾文藝事業搞糟了，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們說：黨能領導一切，因為政治必須領導文藝，只有在黨領導下，我們才不會迷失方向。可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卻說：黨不能領導文藝；說在黨的領導下，“文藝界從此啞了”，山歌的“香氣已經消失”，“連蜜蜂也不喜歡”。我們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正是由於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革命的文艺運動獲得很大的發展；解放以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文艺事業（包括群眾文艺事業在內），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在蓬勃地發展着。黨

对于文艺不仅不是外行，恰恰相反，党提出的文艺必须坚持工农兵方向，正是保证了文艺事业蓬勃的、健康的发展的最重要的保证。可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说：党对文艺“不懂装懂”，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都是“教条主义”。为什么我们的意见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意见，在对待党的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上，有着这样针锋相对的完全不同的原则分歧呢？道理简单得很，因为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阶级立场不同，阶级感情不同，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了。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的群众文艺事业，使群众文艺事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可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是站在最顽固的资产阶级的立场，用腐朽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方法，企图把群众文艺事业改变成资本主义的个人事业。因此，我们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群众文艺战线这一方面的叫嚣，按其性质来说，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这正是客观存在事实的正确评价，一点也没有说错的。

应该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思想在这一方面的争论，不是现在才有的，近年来类似的叫嚣，曾经在个别地方，挑起过不同程度的争论。今年这个“不平常的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图利用我们党号召大鸣大放进行整风的机会，那么不顾一切的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大规模的向我们挑起这一场大辩论，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

导。这种别有用心阴谋是不会得逞的。但必须承认，这些右派言论在一个时期内已经在一些思想糊涂的人们中，散播了很坏的影响。如果不展开一场在群众文艺工作者中的大辩论，分清大是大非，肃清资产阶级右派言论的思想影响，获得对真理的一致思想认识，那还是会招致一个时期和一定程度的工作损失的。

为了把问题深入一步来展开争论，必须解决一个如何对待领导工作中的缺点的态度问题。资产阶级右派言论之所以能够迷惑人，和能够引起一些灵魂深处还有着资产阶级思想王国的人们思想共鸣，很重要的一种骗人方法，就是表现在对领导工作中的缺点的攻击这一方面。党和政府这几年来对群众文艺事业的领导是正确的。党曾经号召和组织文艺工作者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使我们从实际的阶级斗争锻炼中获得初步的改造；党始终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教育了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使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能够在广阔的天地里选择我们自己喜爱的题材来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曾经在1954年号召和领导了一次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进一步的批判了文艺工作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提高了我们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党还坚持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不仅保证了群众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救活了和扶助了不少地方剧种和民间文艺。正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国家的许多具体措施，才出现了今天的群众文艺工作队伍和群众文艺事业的新面貌，这样